



弁別讀書後



服部文庫
イ17
76





金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彙續彙
 所刊也初刻續彙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彙
 錫者不彙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教卷
 及漢書後在焉王固伯得之驚書刻曰附是歲
 于家海內厚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
 此金州生果極得意之作但恨結寫多訛蓋其
 有數行脫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空因檢之

新刻弇州讀書後序

讀書後者王元美先生晚年所撰四部彙續彙所未載也初刻續彙時其間多所放失偶有賣錫者束殘書置擔頭取視之則先生詩文數卷及讀書後在焉王同伯得之驚^喜刻曰附集藏于家海內^學士大夫不能數數見也許仲謙曰此弇州生平極得意之作但恨謬寫多訛甚則有數行後先顛倒舛錯者一日得王困仲校正

善本。仲謙喜躍，請以孤行之人間。而因拈前四部中讀書後，附焉。陳子曰：先生批駁，糞道兩藏，尤奇偉宏博。此獨非書後類乎？仲謙乃與予重加參訂，共得若干卷。而先生之碎璧殘瓊，收拾無遺矣。初，先生遭家諱後，日與敬美次公讀書萬卷樓，如所謂士衡住東頭，士龍住西頭者已。召起敬歷中外，納節遠近，贊文徵文者，無虛歲。賓客觸路無虛畧。猶時時手一編見之，論莫

至于戡身靖廬，誓掃筆研而翻閱兩藏，經疏、丹鉛如故也。先生慧眼辨才，與妙觀睿智皆事。事第一，且栽培之，以國憲家猷，熏染之以交遊。聞見積習之，以新陳歲月，試取少年晚年讀書後，互味之。覺寔時跌宕，縱橫標新領異，如織錦而問天孫，食肉而問禁齋，雖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師取勝者有之。至是霜降水落，鎰空衡平，奏乃必中觚，發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癢，斷棄一

新精彩萬變，非筆隨人老，蓋識隨人老也。先生嘗謂余詩文關鍵出一字，如獄吏平反反置一議，如兵家律令，推而至于讀書法亦然。若書生輕於立論，論議馳騁，大放厥辭，嘗有驟發之數十年前，而慚悔于數十年後者，即欲追取更竄一兩字，迄不可得失，未能使自己解頤，而乃欲使古人唯唯心服，無是理也。宋尤延之手錄古書，即子弟諸女亦令抄寫，視中秘且過之，而皆不

傳。濡須秦氏為全部員外郎，奏請田宅文籍，不許子孫分割，而竟不知零落何所。今先生論著，大約如呂氏讀書記及晁氏讀書志，每終篇標其大指，以備遺忘，而先生精確過之，其牙籤萬軸，雖未必一一無恙，而糟粕去，神神髓髓存，則身後存籍之若存若亡，奚足論哉。困中為先生小阮，校閱精確，最得真傳。仲謙太常次公孫婿也，尤姻於瑯琊王氏一家言，摺四部若大海水，而橫

昏後則又海中之貝闕珠宮也卷帙不若浩繁
而學者得未嘗有即以此孤行六回是矣

晉書之志其未之美雲間陳繼儒仲醇撰

蟬蛻未必一一無恙而辭賦之聲韻亦俱有矣

其大計以漸盡忘而法生辭歸過之其亦難哉

六世如呂氏龍書言及器內龍書志其每於言

升于海不傳而意不味夢於何所今法生論者

漸漸真清人尚全特員小體奏請田之文辭不

弇州山人讀昏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驥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讀莊子一

余讀莊子而歎曰嗟乎世固未有尊老子如在
子者也夫尊孔子者莫若孟子而孟子之尊孔
子不遜曰孔子聖之時又曰吾所願則學孔子
而已其談仁義辨王伯探性善推不忍往之



揮所自得之蘊以成其昏固未嘗奉孔子之文
言而訓詁之也莊子之所撰著雖極而至於尊
天而無懷葛天之治其究必病於老子之謂無
名無欲無為無言以至無始之旨挫銳守雌和
光同塵絕聖智以應天下之法致柔守中抱一
含鮫食母有精有信虛極靜篤以保一身之要
與他所培擊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弊聖智之
當絕棄廢轉反覆止所不援引或曲而暢之或

旁而通之且詠言之嗟歎之必使老子之道高
出于堯舜之上其遺言下視乎六經而後已嗟
乎莊子之尊老子不亦至乎抑不特尊之而已
也而且老子之忠臣夫忠臣者場主之善而諱
其短凡老子之所稱張與尊柱_枉曲直□聘堅用
奇取大取小得志於天下之故稍近術而為人
所窺者則已逆料宋儒之見攻而罔之彼且以
為真罔之也而其辭之剽攘吊詭身先陷于不

題矣夫昏不可以多著也多著而至於十餘萬
言而其旨不過數百言而已是六雜而不可意
複而使人厭昏不可以有意作也以有意而作
之是以誕而不可信狂而使人怒嗟乎何莊子
之忠於老子而不自忠也

讀莊子二

大史公曰莊子蒙人也子梁惠王齊宣公同時其學無不
窺然要其本歸于老氏其著昏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作
漁父盜蹠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蘇軾記其詞
而謂為得老子之蘊者莊子蓋助老子不特可為法而引
楚公子操筆之僕隸其主而出之以為愛公子而不知事
公子之法凡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弔陽擠而陰助之其
正言蓋無幾至于訾詆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
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闕尹老聃之徒以至其身
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若余謂太史公非諛
莊子之廉者軾乃儻莊子之蘊而巧為之弊者也當老子

之時見天下之俗日趨于薄以至詐力相矯思太古之朴
一見焉而不可得謂仁義之名實啓之則不巧不惡其
名而保智于文武夫既歸咎于文武而追其真則謂
堯舜之不能造極于無為而以有為啓之則不得不
致歉于堯舜夫堯舜而至流于周之末若有如老子
所云者不知聖人不能為俗能因俗而裁成之而已不
然以老子之知之即位而不便東園之郭十里之巷若
畏墨而日就纖狹以有儀秦也莊子又後百年而生者
也彼見夫仁義之日偽而詐力之日深且其身儂焉而
苦禮樂之拘累我謂孔子實言之而其門人實廣之且

天不皆以為聖人彼又懼夫老子之教日不勝故於聖人之外
立所謂至人以尊老子又往寓之危語於孔子而必持老子
之說以駕其表然又窺見孔子之真為聖而不可奪故回以
一二格言寓之意若曰孔子之未見老子一格也其得見老子
而受砭焉又一格也大意在尊者子而抑孔子而又收之使為
老子徒彼夫語道術而不列孔子所謂鄙魯之儒非邪且何
以見尊至軾所欲去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而以列御寇
之有續於揚子西游而為一章則甚當雖然與于所
謂詆訛孔子也

讀莊子三

蘇氏之欲去讓王說劍盜跖漁父四章而以列子前後之
續也無所據特以盜跖漁父之排孔子甚而欲去之夫內外

雜篇何嘗不排孔子也其排婉而深不若盜竊漁父之直而淺也然而吾于蘧氏取焉所以取者何以莊子之文溥之也凡莊子之為文宏放馳逐縱而不可羈其辭高妙而有深味然託名多恠詭而轉句或晦棘而難解其下字或奧僻而不可識今是四章獨讓王猶近之而太疑于正而呈三章者故甚顛暢而膚淺其法類若禮經之所謂臬記儒行者意必莊子之徒託而為之者也韓愈作懷墨而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亦無所據而王安石引之吾以為不必自子夏氏若莊子者若嘗受業於孔子之門而有得者也何以知其然也凡莊子之所談如君臣父子之大戒天機嗜欲之深淺六經之用聖人之編議皆精切而爾雅即田子方荀卿之所不能及特不若其治老子之深蓋游于吾聖教而中畔之者也夫史公謂申韓之學出于老子故與之同傳唐文祖老子而離之吾以夫史公信也夫所謂學不必其盡學也得一語而守之曰嗇曰儉曰國之利谷不可以示人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申韓氏之所貴也若莊子則無是也夫史公又謂莊子梁惠王齊宣公時人審爾奈何不使與孟子見而一相究詰也莊子非告子夷之比也其鬪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為之蕩而不寧日月為之晦而不輝夫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則則怒

讀莊子讓王篇

讓王一篇或以為漁父盜竊說劍皆非莊先生所許而讓其辭則若差暢而近古于道亦不至悖策中所稱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伯而亦不受支伯疑支父子也夫是二君子者不以天下易吾生者也二篇又讓天下於善

支父疑即
讓天下於
子州支伯
而亦不受

卷而亦不受此以吾身殉天下者也。又讓天下于石戶之農而
不受此以舜之德為未至者也。皆入深山蹈滄海而絕其跡者
也。湯克桀以讓于隨，下隨沈桐水而死。讓瞽瞍光瞽瞍沈廬泉
而死，則何言哉。夫所貴于不為天下者為生也，所以能近道
者為削名也。為名而自殘其身，則不智。居潔而顯揚其汗
則不仁。許由巢父事多傳之者，或不妄。其他或在先生之寓
言，或他人稟言之，而在先生為記之要之不足道。時惜夫在
先生之自持論而自相悖者也。彼下隨瞽瞍光者，巢許五君子
之罪人也，而又何言也。

齊列子

吾始好列子文，謂其與莊子同敘事，而獨簡勁有力，以為差
勝之于騷，亦以為然而柳子厚故謂列子辭尤贊也。厚為
作最後稍熟，莊子始知列子之不如莊子遠甚。且列子之談

理引喻皆明淺，僅得其虛泊無為，以幻破口口于膚膜之間，而
莊子則往，深入而探得其髓，其出世處世之精妙，有超于揣摩
意見之表者。至其措句琢字，出鬼入神，固非列子之所敢望也。
吾意列子非全文，其文當缺，而後有附會之者。凡莊子之所引
微散漫，而列子之所引則簡缺，輕附會之者，因莊子之文而
加劇琢者也。柳柳州列子辨，獨舉劉向所稱為鄭穆公時人，以
穆公在孔子前百餘歲，而歷舉列子在繻公時，與其相駟子陽
證其非。夫列子引孔子不一而足，豈可知已。又何必別引子陽以
為證，且向寧不自知其非。鄭穆公穆之一字，當由傳錄者訛
柳州之辨，其所不必辨，尤可笑也。

讀墨子

墨子戰國一賢士大夫也。孟子闢之，以為惑世誣民，蓋不可一日
容于堯舜之世者，而後世如韓昌黎輩尚尊之以與孔子並稱，
而上婉于神，愚以為皆過也。今讀其書，大抵皆平治天下國家

之道不甚悖于理如所為入國必擇務而後從事國家昏亂則
語之以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多言音湛
面則語之非樂非樂余家注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
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然墨子之言以救世主之道也石耳非
欲執而為世主之準也獨所謂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
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直漏哭往哭來及從事乎衣食若以為
薄而無當者然此亦中產之下之常至今獨不能改而探墨子
之旨大槩激于一時王公大人之為葬埋謂必大棺中棺革圍三操
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盞文繡素練大鞅高領輿馬女樂
皆具必種^種塋通^種輟輟民之事廢民之財如此而矯之以薄亦何
不可且夫驪山之瘞不三載焚掘殆及即以^種厚^種宋必^種思^種諸陵寢
之不^種葬^種諸王公大臣貴家已得完骨者厚葬之為失不唯損天

下之有用以歸無用哉天下之有知以供無知其究至于暴其
親之^種以^種其^種葬^種餽^種鴛^種大^種而^種橫^種開^種天^種下^種椎^種埋^種劫^種殺^種之^種數^種其^種罪^種加^種
于^種薄^種葬^種者^種何^種謂^種萬^種之^種陪^種顧^種不^種之^種嘗^種而^種徒^種墨^種子^種之^種嘗^種何^種也^種且^種夫^種
墨^種子^種之^種道^種行^種則^種世^種王^種必^種不^種能^種安^種官^種室^種之^種侈^種與^種聲^種音^種彩^種色^種狗^種馬^種
田^種獵^種之^種奉^種卿^種大^種夫^種必^種不^種能^種安^種趙^種孟^種韓^種魏^種之^種富^種而^種說^種客^種游^種士^種必^種不^種
能^種安^種華^種陽^種碣^種石^種之^種居^種與^種後^種車^種數^種十^種乘^種從^種者^種數^種百^種人^種其^種辭^種而^種關^種
而^種開^種益^種不^種止^種一^種孟^種子^種也^種吾^種故^種曰^種微^種孟^種子^種墨^種子^種固^種不^種能^種久^種且^種大^種也^種
然^種而^種所^種謂^種塞^種路^種者^種何^種也^種貪^種貪^種之^種失^種職^種之^種徒^種假^種其^種說^種以^種于^種世^種主^種
用^種之^種則^種貴^種且^種顯^種即^種不^種用^種而^種可^種以^種希^種冀^種賢^種豪^種富^種饒^種之^種句^種施^種一^種
塵^種一^種畝^種足^種以^種終^種其^種身^種而^種已^種此^種非^種墨^種子^種之^種意^種也^種為^種墨^種子^種之^種徒^種而^種
私^種之^種者^種意^種也^種

讀尹文子

尹文子非偽昏其言刑名者真能言刑名家者也所謂智巧
皆當與衆共之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行之事不足以固務

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以征陣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名語也他所証多諸家各頗數而不倍道故存之

讀孔叢子

孔叢子吾夫子之世家乘也微猷而文亦寓焉自子思以後世為諸侯師然而不能為其國救敗辱焉無它諸侯者能以禮夫子之禮其後而能以夫子之道用夫子之後之言故也子順所謀策皆不悖于理而最後欲令魏陰媚嫪毒以圖苟全則大謬軒之執陳涉也以後焚書坑儒雖也即死誰何累哉獨叙世一章謂林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分所食邑三百三百言講封黃弟茂為國內侯茂子子國子國生子子叩子叩生弘辰守仲驩仲驩子立子劉歆友善歆故光同時人少可二

十年且立立六世大父行友也立子元元子建建王莽為建戎大元亦似太速疑必有誤缺

讀劉子

劉書孔昭所作五十五篇其詞雖翫散爽健而不悖理道識是非有布帛菽粟之致清神所欲知情韻尤諸篇苦李蒙莊之藩隱然若窺見者當六季之末而不墮月露煙華亦足貴其鄙名以後小露問學無闕本真茲則多生之餘習矣

讀子華子

子華子十卷自孔子遇褚剡而贈之以束帛于是著焉劉子序其辭以為趙簡子奉纒弊聘之爵執圭而殺竇犢舜華子華子遂巡弗應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館于晏氏簡子卒而歸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余得而讀之陽城胥渠章頗言陰陽之理亦有

大致語而夙輪水樞之說亦微近穿鑿其辨黃帝鼎成升
遐事甚詳然似是公孫卿以後語取郊子禮亦正然似是在
氏以後語辭趙固子聘章則模檀左文也晏子之事景公
也不治阿且其言阿則烹與封之說也禮仲居天也又曰轍跡
病無則門弟子之說也大道章頗言身中之造化時之友
養生北宮意章則及監王兵岐黃之說也凡子華子所言
理在春秋時最近而文則廣有所剽擬誦之可也宋而益我
可也然不可以為真子華子

讀楚語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老宗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
將薦芰屈建疾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柳宗元非之曰禮有
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蘊子
復非之曰甚矣柳子之陋也赫楚之國若教氏之賢聞于諸

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陋亦甚矣使子木行
之國人痛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
聞子木其忍為之乎余則曰甚矣屈建之忍也而蘊子之
好異也今夫取禮之輕者子食之重者此奚啻食重然則
禮而輕也當其身尚不以廢食而況於其親乎哉後治命
不從亂命恒也屈到之命薦芰亂也否也且夫芰與蔬以款
等耳非若豔之茄長孺之瓜甲腥穢而不可登席又非若
銅雀之伎之淫侈也臨穴之狗之酷也宗老言之建頷之
撤一蔬可以高益豈不為多國人何所痛太史何所昏而
天下後世何知乎今以建之命之又不能為之諱而國人之媚
新令尹者以為不違道而昏之大史傳之天下後世是揚先人
之過者建之却也不在薦也夫不忍于一薦之小禮而棄其心
其父之嗜好其不孝也急于揚己之名而不諱其父之疾其

非

不孝大也夫建也挾左右廣之甲而欲無礼于盟主又上卿棄
諸侯之信而不之顧比夷狄也而何有于小礼也其父生不得
志于鼎俎而又銜建之鬻梁故示微于宗老而建卒并鬻之寧
不違道也或云屈到之芝建可薦也建之不薦左氏可無稱
也左氏之稱柳子可無稱也柳子之非稱柳子可無譏也蘇子之
譏子可無衷也甚生儒者之好特論也余無以對

昏趙世家公孫杵臼程嬰事後

程嬰既已脫趙孤而謂子孫杵臼曰今一索之不得後必且
復索之公孫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杵
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易者請先
死云其後韓厥說景公与程嬰謀而却諸將俾屠岸賈
滅其族復与趙武田宅如故趙武既冠為成人程嬰乃自殺
以報宣孟与公孫杵臼之讐可也無死死且可則以為不
然且程嬰之所為存孤者雖進而杵臼之死誠易然天下之

孤也

所親者死生也所生所不親者難易也自趙孤之未立而嬰
所以生者為趙孤也嬰故未嘗一日忘死也趙武壯而嬰生
則食趙氏之祿能無報也杵臼死而以生授嬰嬰生而以
死還杵臼夫豈直義至死哉蓋有餘仁矣雖然山岸賈亦
烏可非也盾以不能討賊失之終然其始事可亮也山岸賈
以不能匡雪失之始然其終事可取也盾既為法受惡而
未有能表岸賈者也

昏伍子胥傳後

伍子胥勇烈徇志丈夫也謂之尽孔子之道則不可謂之
子之道亦不可孔子之事魯也幾微不合輒去之又曰父母
之讎不共戴天不合而去有新君在告不以事新君為二
心也孟子之言君之親臣如艸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過
無艸芥其親寇讎之可也艸芥其身寇讎之不可也平王淫
太子之婦而欲瘞太子推枝以際其太子之傳而併及其

兄即商受何帝為受不俾文王。文王不俾太公父也。何以
斬於餘之頭而懸於伯。鞭屍非過也。情也。亦理也。呂王
僚信子昏之言。謀伐楚。而光阻之。不以怨光而進專諸。俾
刺僚而奪之位。蓋審僚之不能得志于楚也。光為之破楚
以伸志。故竭力而事之。又為其子竭力而報。越讎其必不赦
越也。欲以為奢者為先。而夫差弗信也。社將德其力。諫而死
之。知止智也。能死忠也。若子昏者。於君臣父子之間。可無媿
也。太史公稱吳以子昏謀西破彊楚。北滅齊。晉南服越。人信
哉。獨所以彊吳之蹟。備于吳越春秋。而其辭不雅馴。使子昏
之志明。而材不盡。顯以此少。且或謂子足月之托子於鮑
氏。何居曰。彼蓋陽奢尚之。綫絕而強延之。以孝托也。吾故曰
子昏者不悖孔子之道者也。

魯景毅傳後

夫
樂毅之破齊。凡五載而功不就。至以讒間去。天下惜之。獨
蘇子瞻謂當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景毅終亦必
敗。何者。燕之併齊。非秦楚二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
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必有乘虛者。無諸侯乘之于
內。齊擊之于外。當此時。雖太公穰且不能無敗。愚以為蘇子
之論。事勢審矣。獨未能悉景毅也。夫景毅者。夏侯玄之所
謂仁人也。彼非獨仁人也。而又且智。彼其合諸侯而擊齊。一戰
而大破之。臨淄下。湣王走死。齊之重。益奇瑤。悉輸之燕。中
矣。如是而不急攻。莒即墨者。以為二城彈丸之地。不足為吾
害。莒南近楚。急則必借楚。以為我敵。即墨東近海。死守虜
耳。急之則移殺士卒。而未即破。而齊故數百年大國也。其人彊
武。而習兵。且易以亂。故必緩而用威德。拊循之。既久而齊人皆
為燕矣。豈直為燕。彼且以景毅真吾主。然則毅之兵。固
未嘗五載而盡頓于二城之下也。以故新主立而南面之間。

得行騎劫代之勢不得不盡銳以攻即墨而又以新將故不
識地利而恣為暴燕人失毅而離齊人失毅而振魯不
待火牛出而燕之敗形成善且諸侯之所以不親燕者自
有說夫以齊舉宋而伐之燕舉齊而不伐非獨妒齊而厚燕
也滑王之不若昭王治也謂滑王之待諸侯倨而昭王之待諸
侯恭也謂滑之舉宋而暴宋不若毅之舉齊而封齊也且
騎劫敗而諸侯猶偃然以此知蘇氏所論誤也不然使毅
而有可訾則惠王必不悔而召之召之不歸而何以封其子
高帝異代主也毅之後何以無功而封孔明三代射也何以
自比毅而人猶未之難也若蘇氏者其所謂以成敗偏意

唇司馬穰苴孫武傳後

司馬穰苴孫武天下之言兵者歸之穰苴兵法不可見所見者
孫子十三篇其精切事理吾以為太公不能過也而太史公獨
稱穰苴兵法闕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然其夫
若爾穰苴其尤勝邪然大史公於穰苴則僅詳其斬莊
賈于孫武僅詳其斬愛姬而已以為用兵之道一賞罰盡
之矣雖然以穰苴之善用兵而使燕晉之師得脫而罷去
追擊之僅收所亡境內封地耳不能大有所摧敗也豈以尊
為大司馬而委之政其時亦可以有為何不脩桓公之業而
入恐大廓入之卒見擯于高國以死至于吳之彊伍員力耳柏舉
之戰雖能乘勝入郢而班處其宮使秦師得用其救再合
再敗而後歸又不能預防夫聚之為內孽安在其為武也
太史公又稱其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恐亦附會之過當其
時武必先死矣不然而攜李之敗績會稽之許成舍腹心
之越而從事于石田之齊武胡為不諫救也大史公亦云能行
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益頗見微指穰苴
之兵法大約威王使曠忌輩增飾之晏子春秋亦及其

拒景公宴遊事亦畧可証

昏呂不韋黃歇傳後

自古至今以術取富貴秉權勢者毋如呂不韋之穢且卑然亦無有如不韋之巧者也凡不韋之所籌策皆鑿空至進期而其應若響彼固自天幸亦其術有以攝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進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為難信母亦不韋改為之說而泄之秦皇使知其為富貴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為是以詈秦皇而六國之亡人侈張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亡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復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烏從而知其非贏出也黃歇之為奸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為相之後尤不義第其始之脫太子雖若鉤奇然甚勇而忠史固稱其博學洽聞觀然亡身滅家而不負豈不可悲也哉春申君不當稱四公子

賤謀貴疎回親與文信侯並而稱可也

昏蔡澤澤傳後

蔡澤以唐舉一言之激袖手而入秦乘應侯之自危出不窮之辯杜其口伏其意安然而據其相位若承蜩然智者以為蔡澤之用應侯然不知應侯之用蔡侯也夫穰侯者秦太后之懿戚而四十年之信臣也應侯以一凶命扼擊手而奪之此非特乘穰侯之瑕其材必有以大勝之者夫應侯相而穰侯見短則應侯之相日益固應侯之相日益固則穰侯終不振當應侯之為相也竊君以行威福專意以酬恩怨人主非不知之特欲其所大欲耳武安饒鄭安平救王誓見法人主之大欲不盡酬而應侯且無以自解益當仿皇而左右顧求其人以託稅駕之地而不可得既而微知有蔡澤者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而不過其困甚澤之與應侯又非有相知之素也其曷異魁顏威羈膝寧非能長富貴者也與之語頗

明消息盈縮之理而非有掉圖操縱取天下之深計者也夫困
極則易為德非其則深見思不能長富貴則無與謀傾人
之計策者明消息盈縮之理則必不忍蹈前轍無掉圖操縱
之深計則必無以見其長而形吾短故惜然而薦之天下皆以
應侯能用賢而應侯之過自是無以聞于昭王者蔡澤而稱其
昭王固賢應侯其不稱邪則益以賢應侯謂必有能及之者
自是而據金印擁高賞而老死于東第無患矣彼荀卿之
於黃歇韓非之於李斯一以師一以同學而材皆勝之固
歇與斯之所畏而不欲用者也宜其困且累死也

讀黃石公

黃石公素居六篇至為淺顯孔老荀卿之所雅言者豈別
有不傳之秘以授子房而此則約其凡為可示人者哉不然當
報讎大索之後跪而進履于圯橋与夜半不失約子房已
云過半無何用是素居為也

居項羽傳後

吾少時閱居至夜分而困欲寐輒取項羽傳誦之即灑然醒以
為非羽不能殺太史公筆非太史公無以寫羽生氣羽之罪其大
者在執義帝坑秦卒二十萬人傑降王子嬰耳其惡不待言
然彼皆有以致之義帝亦了了者茅不免儒而腐夫一牧羊
子耳王於項梁之手見梁敗而不羽之恤遽奪其軍而又不
使之入關其救趙也又使之為次將而所聽令者羈旅庸奴
之宋義彼其心固已快于帝殺宋義而楚之卒屬之其則王離
破章邯而諸侯屬之其破函關而屬之其其目中固已無義
帝矣猶猶而使人請命帝但委之于籍且猶不能免而曰如故
約籍能無恨也夫豈獨恨也當疑其與沛公結而圖籍義帝
擁室名于上欲以承平之君臣而御快之悍霸倒授太阿
柄而觸其鋒能不立碎也雖然義帝者腐而不失其正者也
新安之坑子嬰之傑蓋天道也彼諸侯之卒積數世而其
首皆納于秦庭凡在者皆秦卒之刃餘也又皆其子孫也幸

羽一甘心焉孰不為之揮戈者子嬰之降自降沛公耳非降羽也六王之身有屠而死者有囚而死者有飢而死者夫負芻非羽故君而燕及梁非祖父邪誰能忍之故曰有天道也至楚之沒之為訟則羽之負沒者一而沒之負林之者三羽之負沒不王矣中而王巴蜀而已當羽入關沛公兄弟也又皆林之臣何必距而不納其負一也鴻門之會不殺而封之巴蜀南就國而兵東嚮其負二也然猶有可言者至大公甫脫烹俎盟血未乾而及戈尾其後其負三也羽自得罪義帝耳不得罪高祖高祖死何以見羽地下哉余故友宗臣每酒間大呼吾寧不成而為羽不能成而為高祖且謂高祖易手耳余笑曰若言高祖易手則過高祖遇羽而拙故思以拙勝之若固見其拙以為易手耳不然彼章邯黥布豈碌碌者何以取之若寄哉

屠蘇子范增論後

穰子之論范增甚奇而其為屠蘇生於事體則甚周夫卿子冠軍何人也以一言之偶中而懷王拜之為上將軍其智勇未聞也章邯既破項梁而殺之楚人之膽奪矣移兵而渡河以大破趙人趙人之膽奪矣趙舉而秦彊夫以已破之楚膽而當方張之秦勢且皆半殺之飢腹而冰霜不完之指唯右解甲而逆潰耳義送子相齊蓋欲以為遁穴而僥倖于目前之未戰乃佯為大言以壓項籍籍不殺宋義趙必下楚必潰楚之潰在呼吸之間而無他術可以解為籍計者何以不殺義也增于此時去籍則秦追僂亡楚之末將而族之必也籍勝則恨增以為宋義之黨而先去以為三軍之望族之亦必也即兩俱免族而當叛臣債將之名為增計者何以去也夫增奇策士也豈惟不去而已當于籍謀而殺義不然何殺義之後事之日取增計而尊之為亞父也然則增不當去乎曰有坑秦卒二十萬人失仁失仁法不足以取天下不當去也義帝之約而沒王林之失儀失信法不足以取天下不當去也

義帝失義失義法不足以取天下三當諫也諫不從則去之去之而無忿憶之跡以完其身可耳若殺卿子冠軍何以去也

讀陸子

陸賈縱橫者流耳而所撰十二篇皆淺顯無甚倣儻之見而亦不詭于道或謂非賈昏不然也使後人偽為之則必詭其理雄其詞而張皇其事矣賈固時時近儒者高帝不讀昏故驟而歎其雄博其意不在馬上治故徐而益有入焉彼其他所以拊尉佗和平勃皆正論也是故幸以富壽怡樂終而不為食其之意蒯徹之口也說固有道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陸賈', '縱橫', '流耳', '所撰', '十二篇', '皆淺顯', '無甚倣儻', '之見', '而亦不詭', '于道', '或謂非', '賈昏', '不然也', '使後人', '偽為之', '則必詭', '其理', '雄其詞', '而張皇', '其事矣', '賈固', '時時近', '儒者', '高帝不', '讀昏', '故驟而', '歎其', '雄博', '其意不', '在馬上', '治故徐', '而益有', '入焉', '彼其他', '所以拊', '尉佗和', '平勃皆', '正論也', '是故幸', '以富壽', '怡樂終', '而不為', '食其之', '意蒯徹', '之口也', '說固有', '道矣']



讀淮南子

史撰淮南子撰內昏二十一篇外書甚多又有中篇八卷言
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篇萬言今其存者內篇而已而又亡
其三篇讀之知其非一手一章也其理出於文子莊子列子
其辭出於呂氏春秋玉杯敏季露慎子鄧析山海圖經爾
雅其人則左吳蘇飛李尚田雷被伍被之徒各取其長
而未及衷以故多錯綜重複不受整束而淮南王之材
甚高其筆甚勁是以能成一家言蓋自先秦以後之文
未有過淮南子者也其昏為劉向所纂集中篇之亡當
亦自劉向為更生時故當得其枕中之鴻寶而作黃金

不成幾陷大辟父得惡謚是以諱而去之夫淮南子好
坐死而遺禍及更生亦幸而存哉或曰淮南子真仙去
不死者也法以誅王求王不得而諱之

讀賈子

賈子上下二篇其上篇皆誦說時務其事與辭皆載治
安策中不知其昏成自擇而上之邪抑以其昏上之而為班
固之所裁節邪下篇則兼論德政援據古昔然論政則有
餘論德則不足其人言文帝不能用賈生者妄言賈生
不能用文帝者亦妄梁大國也懷王上愛子也以賈生居
之益非久而入為公卿矣生死而文帝次第行其言孰謂

賈生不用哉大賈生用而不相陸贄相而不用則其君有昏
詰也

昏齊悼惠王家後一

齊悼惠王肥者高祖之庶長子也哀王襄者悼惠王之元嫡也
文帝者高祖之第四庶子也惠王崩有二子皆疑當廢哀王
立而考惠帝于事正于^齊宜呂氏殺諸呂謀危漢哀王發兵
入討之為外主而諸弟朱虛侯章為內主奪產祿之魄而誅
之功最大兵發而膠召平詐取瑯琊下濟南材至高諸大臣絳
灌曲逆畏哀王之武而貪文帝之仁弱舍此而立彼僅還所
奪之郡一侯其舅駟鈞以小慰缺望而已哀王以歲歲而文

至為令主比德三代傳世二十寧非天哉二年王帝王興居然
皆背割梁趙盟皆析齊之壤而封之以失職快快章死而興
居叛誅十二年志在王濟北十六年辟光王濟南賢王菑川
邛王膠西雄渠王膠東皆悼惠子也吳楚反其不從反者僅
一齊地而已雖王之尚未恆于志也絳侯下獄駟鈞享國薄昭
誅死外家之說胡據哉

昏齊悼惠王世家後二

吾嘗謂高帝有材子孫四人文帝止論兵如意少而當帝
心以為類我不幸夭耳必有以類高帝者哀王襄景王章
皆椒宮少年子也不畏高后之餘威不虞諸呂之彊力哀

王鳩東海之烏合突起而西向章以北軍千餘之卒逐呂產
而殺之悉殲其族黨非有膽勇謀斷誰能勝焉絳侯之年
諸大臣共議謂駟鈞虎而冠恐以外家握權而亂天下而置
之非本心也其意實患哀王之果銳且其舉兵時名以誅諸
呂則必以薄諸呂之共事者慮他日之見誅而貪代王之仁弱
建策立之夫舍有功之齊而推不意之代王王必德我嗟乎
庸詎知絳侯廷尉之獄不在哀王而在文帝駟鈞老于徹
侯而薄昭以暴橫戮也抑不特此博陸候光之立昌邑王
有廣陵在也不聞昌邑之賢于廣陵光固雖廣陵而昌
邑也昌邑廢而拔宣帝于民間而帝之天下之德光孰有

過于宣帝者然而族光者宣帝也徐羨之等之廢廢帝也而先以法除義直為真義言敏銳故預廢焉以為文帝地不知誅羨之等者又文帝也^勅之辱光之族羨之等之誅雖必不尽出于公然而是諸臣者所樹皆得人以成一代之治所以報之者亦少恩哉

書賈誼傳及蘇軾所著論後

余少讀蘇軾所為賈誼論謂非漢文不能用賈生乃賈生之不能用漢文爾而中有云絡侯新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

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其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躍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夫謀之一不見用安如終不獲用也不如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吾未嘗不伏蘇氏論人之當揆事之長而歎賈生之無辭以自解其後得班史之所著傳而讀之然後知蘇氏之工于揆事急于持論而不尽悉故實也夫賈生之始建議改正朔易服色制官名興禮樂固非絳灌之所喜而實

亦非絳灌所深惡也其所深惡者在遺功臣列侯就國而已
故假以紛更之罪而灌之帝帝亦因其讚而姑出證以慰安
之且欲老其材而後用之耳非果于棄誼也何以知其然也
諸王太傅在王相下與郡相等自大中大夫而出不為左特
以長沙卑濕且一異姓貧弱之王其跡似棄耳亡何而召見
宣室自以為弗如而徒傳梁梁大國也梁王愛子也誼不
死即入而九卿無故曰帝非果于棄誼也誼亦非悲鬱佗僚
而至死者何以知其然也弔屈之辭雖若以自擬而實譏其
不能自引而高逝賦鵬之辭雖若以自弔而實歸之知余
而不憂其所上治安策有可為痛哭長太息者蓋在召對

宣室與傳梁之後也所謂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者豈實
錄哉且賈生之自傷在為傳無狀且哭泣以悲梁王之墮馬
而死非以不用也壽夭有命生之夭又焉知非其命之尽而
歸之自傷又歸不用寧非冤哉史既稱絳灌之惡之而絳
侯之就國以一言告許而逮繫誼以待大臣之禮風之而
上遂幡然改誼不絳侯之怨是脩而脩國體抑何厚也
劉向所以深惜之而載不之知也夫誼死而文帝次第用其
言誼雖夭不為不用也吾固曰蘇氏之工于揆事急于
持論而不盡悉故實者此也

司馬長卿不羞其淫奔之卓女而自紀其事使史家傳之以
穢後人其文辭之美麗固不能相救而子長復謂其卓氏
婚饒于財故其仕宦未嘗似未盡得其意者長卿固智人
也方其一出使而大守郊迎縣令負弩婦翁吏之易恥以
為榮而又成閔土之功名於願已滿矣逆知武帝之易封
而亦易僂故避而吏隱于文園擁國色發揮文詞以自娛
樂不亦泰哉彼其材已試于西南夷武帝固心器之矣使小
與公卿國家之事而取通侯之印擁公卿之組固不難其與
主父吾丘買臣嚴助輩駢首于東市亦易也王子猷蓋知
之是以不取甘丹之高潔而取長卿之玩世者所謂智也

昏霍侯傳後

當武帝之末海內虛耗盜賊群起強藩壯王睥睨于外而博
陸宣成侯以宿衛之庶臣無三事九伐之素寄擁八歲之
幼主而御宸極中外之孽不作公私之度漸充能使其君
晏然而信之一日而僂貴主覆悍社收椒宮之祖父與副
相之重駢首就屠而亡後言廢一君立一君若承蠅而亡
它變此非有沈毅獨斷之略周詳万全之慮不能也其所
以貽禍者驂乘之芒刺而罪至于不可解者宮掖之醜毒
而要之有天道焉武帝雄鷲好殺光固已心儀之少府
徐仁廷尉王平之議獄不當而已胡至死也昌邑王之淫

亂不足以當宗社之寄即有之其後官坐不諫正削秩
禁錮可耳胡至二百餘人悉棄市也王莽之子安言以莽
故寬之可也胡至使父醜其子田延年之決于穉立功非
小胡忍以詐取平直事必置之自盡也凡光所持三尺寧過
毋不及是以宣帝一時口口口擊僂而無遺亂寧非天也然
帝能誅光之子孫而不能盡削光之忠猶像之麟閣以寓思
其侯封之續及于旁亂中牢之祀迄于東京則光固有以自
剖別哉

晉淮南厲王傳後

淮南厲王驕恣不奉法其所論獄若為黃屋擅拜丞相爵

閔內侯收聚諸侯王人凶命賊殺無罪人法皆可以死而坐
以謀反則未也以文帝時天下若金甌而又最稱理即病狂
喪心者亦何敢以苴取爾彈丸之地而與之抗且夫男子七十
人輦車四十乘反當何時為也使閩越匈奴以市明珠良馬
或有之大越數千里之外徼荒服之夷虜而為期會欲與
其人相應合世固無是理也當是時天下之人實知之以故文
帝之賢厲王之暴而尺布斗粟之謠所由起不然而文帝
亦何至終愧悔邪其子安之反則有之蓋憤父之死矜己之
才而窺武帝之有釁也亦可謂不智矣雖然王安之謀固
也然而未成反也學仙者流則謂王與八公者習不死術

而流言聞于武帝帝使按之即與八公俱上升帝恐其
為天下惑而別起間如後之疾太子子輿事而稱其自
殺以苟全獄耳以故心豔其事竭天下之財力求為神
仙而不可得劉向去安時無幾得枕中之遺籍而寶
習之此寧非明徵哉獨所謂八公者有左吳伍被雷被
夫左吳首禍者也伍被首反者也雷被告變者也雷被用
而左吳伍被誅意八公自有入不然吾未見三子之能仙去
也班史不當與伍被別作傳當附之安傳蒯通亦不當別
作傳當附之韓信傳江充當附之戾太子傳息夫躬當
附之董賢傳嗚呼孰謂班史有定識哉

書張安世傳後

張湯之于安世父子也其才智強記同然而湯刻而儉安
世慎而共湯膽大安世小若是乎薰蕕也然而有不可
曉者湯廉而安世貪也劉向之于歆父子也其才氣學問
同然向為劉氏而攻王氏歆為王氏而削劉氏其忠逆異
也他若石碣之忠而厚逆也賈逵之忠而充逆也桓彝之
忠而溫逆也黃權之降敵而崇死敵也沈充之逆而勁忠
也李懷光之逆而瑾忠也所謂父子得而子者寧獨堯之
丹朱瞽瞍之舜舜之高均鯀之禹也雖然子可以有不
賢父父不可以有不賢子則子尤重哉

晉漢武帝時功臣侯年表後

世稱漢武帝不受通侯之賞以鼓舞臣之趨功名者故能破匈奴滅朝鮮舉甌閩卷南越闡滇蜀而增益天下之半然所謂封侯者殊不可曉而所謂罰者亦未盡當也今夫丞相天子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固當以賢舉籍以不侯而不丞相固不可以丞相不功而與侯尤不可也孰若侯其相道得而後侯之乎乃至遂舉之以為例使田千秋以一言而相又緣相而得侯何也卜式請以父子繫南越賞之可也而與之關內侯不可孰若賞而聽之任功成而後侯之乎樂大一案庸人耳而遽以之為上將軍而侯之以五千戶之封孰

若侯其驗而人主之壽益而富貴之乎大將軍青之破右賢王得其將校人畜至數萬計益封可也而益之至八千七百戶其三子皆襁褓而悉封侯不已濫乎其最後帥師圍單于斬首鹵級萬九千使其王叛而稱其主號而不益封乃至將校俱不得侯何也戾太子自經于泉鳩里之舍男子張富昌躅戶而入令史李壽趨抱解之太子而生侯之可也不生賞之可也胡至聯翩而侯邦題之邑乎上官桀之破郁成得其王于康居而使四騎縛送之貳師所恐其得失也騎士趙弟拔劍斬之無可賞也桀不過轉一官為少府而弟胡以侯新時乎至于罰之不中節尤有可言者荀彧

之縛路博德以軍功相疾棄市然樓船之始敗于朝鮮博德以生將軍勝而後合兵又陰与敵和非無罪者也公孫逐之往天子知二將之異使正之且許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與左將軍謀而縛樓船非矯制也左將軍誅遂亦可誅乎左將軍即可誅朝鮮平吳獨不可以功贖乎張富昌李壽曰以太子侯田千秋以白太子冤侯而太子無罪之嫡尚繫之獄何也第所謂罰亦就一侯事舉而及之耳其他死于酷吏之手而決于一時之怒不屈指數也嗟乎武帝以人主之威天下之力驅之誘之幸而成功名于將止之敵孰謂其能鼓舞哉

晉班史酷吏傳後

太史公叙酷吏中有張湯杜周以湯逢武帝之收而道以深文故所以描寫其情狀不遺力即小廉薦士不沒之然不以貴也班史之稱湯謂能辨當否國家賴其便又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噫何足訓哉大史公之誅湯誅意也吾獨恠夫鄧都骨鯁廉信士也為濟南守滅眭氏首惡餘皆股栗而已不若義縱王溫舒之妄殺也為中尉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而已又不若溫舒之諂事有勢茹如山不可犯也為雁門太守囚奴不敢犯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之莫能中都固糾糾干城也其罪獨有臨江王詣中尉府

對簿欲得刀筆為昏謝上而禁弗予意以為上親子吾不
廢法又如而是而已非有所迎徇深文煨質也身之不免而
被以酷名冤哉田延年贈車牛直剋貲三十萬罪固有
之然其為河東選按尹翁歸等為爪牙誅鋤豪強亦
如是而已翁歸能臣也必不為濫刑延年于廢立有大功
何至等之酷吏哉鄧都死其冤于太史公田延年死其復
冤于班氏吾以為二吏亦深文者

昏涼州三明傳後

余讀涼州三明傳若威明然明皆廉節好讓有將帥材者
績中外而皆不免為名使威明尤好之甚至自疏為黨人

而上不之問夫明者保身者固若是乎大將軍武太傳蕃之有
朝望志除宦官誰不知之豈有所徵而不知本謀者然明亦
不過于生死是非之際一時不能決擇耳既成而始悔辭爵
不拜追理武蕃之冤表薦李膺王暢以與宦官抗雖曰晚
矣猶知有不遠復者紀明真將材也當西羌之梗鄧騭挾
元舅之尊秉大將越鉞以天下全力與之角而不勝幾棄涼
州頰以孤軍轉戰十餘年長矛勁弩奮其膂力敵為之盡
非其材之過人疇克如是晚節與中官比翼以全身而竟
身殉之良可歎也陽球為酷吏非有腹心之素一疏而
誅中貴人父子立蹴上台奪帝所甚愛而除之漢事

故不可測哉

書揚雄傳後

自孟子歿而有荀卿氏荀卿歿三百餘年而有揚雄氏
中間若董仲舒之正毛伏以下之專于其經術若有補
焉而未有立言以維持道統者揚雄氏始準周易而為
太玄準魯論而為法言法言之所結撰要在於尊周孔
辨術經治一時已稱述之至昌黎氏而尊洙水氏而信涑
水氏之於孟子不能信而獨信揚雄氏揚雄氏之出處其
先亦未有訾之者獨不能不口微恨于劇秦美新而紫
陽氏之著通鑑綱目直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蓋舉市

國之褚淵歷姓多馮道所不加者而加之于是雄之名遂恐
人之齒頰而其身毋所容于聖門之藩籬矣及考其傳
而推之則事不必盡然而情亦有大可原者當雄之游京
師而給事黃門也成帝之在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
復與董賢並莽賢皆至三公員貴勢所薦引立擢而雄
三世不徙官及莽篡漢劉歆輩皆用符命頌功德而雄
復不候以耆老久次轉大夫則其不附王莽可知然所以
濡滯而不去者以去則莽必恨之恨之則必追而戮之即不
恨必且召而有龔勝之事雄見夫莽雖奸然自唐虞以後
所創有而未嘗稱干戈以剪劉氏之社稷而身又不當扞

國之任如是而死孔門之所不載而微箕之懿戚尚且受封于周而謂之仁是以浮沈待尽以存五世一綫之息耳至于劇秦美新故不見本傳即有之亦投閣之後不得已冀以瓦全且所劇者秦耳而不及漢所美之新美于秦耳不美于漢也不然涑水氏能自馮道訾介甫而獨雄是怒乎哉紫陽氏之深意吾固已知之即文中子之賢尚議其僭攻其瑕而宋之統遂接孟子其何況區々一雄哉

卷之四 鄧禹傳後

鄧仲華有遠識蕭張流也然而非大將材也其心寄雖已

篤而齒尚卑名傳尚輕戰事尚未練一旦中分六師之半崇以三公之位而委之關中之大敵竊以為光武誤也斯道也高祖蓋深知之故根本付之鄧侯謀畫寄之良平而大將之印獨舒徐焉必待淮南而後有所歸彼于料已料敵審也夫史稱光武諭河西其將吏皆臣服以為天子明見萬里外雖然此一事耳吾以為明不如高祖高祖以數萬衆授一鉤者佐以羈旅之降王而不之制裂地以予未輸膽之大盜而不之得一叛王以已之供供焉而不之疑若光武者猜龐萌抑隗囂薄彭寵而致其叛于呼吸成敗之際不為明且遠也我高皇之善任也實與漢高並是故韓公誠意跡

不蹈行陣而中山用平臧不絕受賑之託彼皆各當其用也然則善將將者毋若汝高之与我高皇也

昏黨錮傳後

黨錮中當以李元禮為第一陳仲舉次之竇游平擁后父之尊迎立嗣主此不過人臣之常節耳而身改大國一子二從皆封侯握兵縱遂能言官官罪而尽誅之何以服其心使無語邪元禮文武材也惜不善用之耳史稱其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取威權立廉高以取貴勢此三者誠有之夫豈惟非明哲保身之道即所以樹臣節而全國體者亦未當也林宗雖由遜言危行終享時晦亦是由早逝耳

使得及陳竇之變恐亦不能免也諸君猶之可也張元節岑公孝不勝其剛腸肥腦陷府主于大辟而身並亡命元節之所株累為之捐城委爵破族屠身至數十百所嗟夫是不可為范孟博乎縱不復愧諸死友獨不愧翟超成璠乎哉且也賢者不必皆黨錮黨錮亦不必皆賢劉景升不臣張顛胡毋班不擇比胡以終也蓋十餘年而欲挾匹夫之持論與朝宋相抗者吾不知所終矣

昏黨錮傳後

蘇子瞻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為孔明之所以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荊州孔明欲襲而取其孤昭烈不忍其後

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國其與曹操
異者幾希矣操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
強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
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
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嚮應雖其凡蘇子
之持論甚至而事甚美雖然吾以為蘇子昏生也不識理
勢自文不讀昏不攷其時事夫荊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
昭烈已言之昭烈不得荊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荊州
不可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一日而忘荊
州乎昭烈也昭烈以左將軍領豫州牧劉表僅鎮南將軍

領荊州牧其位在表上特以羈旅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
分也表天子之一刺文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
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表琦為刺史而身輔之以
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國仁也而孔明之計非不義也當
陽之敗幸而夏口尚有歸又幸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
昭烈之首已懸之許昌矣吾固曰穰子不曉理勢也昭烈
之入蜀劉璋逆之欲破張魯孔明不在行也其即會而欲
掩劉璋者麗統法正也而昭烈不忍也既劉璋微覓之而
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荊州而跋尾之不能
且立槁矣劉璋焉子也焉不卹宗室之玷危而據險自固

朝貢俱廢又擅造郊祀乘輿法物非叛臣而何璋之立未
請命也曹氏之拜官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夫誰曰
不宜吾故曰種子不讀昏又不放其時事種子又曰曹操
既死子丕代立當操之臨終召丕而囑之植未嘗不以譚
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相殘如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讎而況
能以得天下心哉此有可問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
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
愚以為蘇子益不特昏生而已一妄庸人讒語也夫自古
捐金而問者豈唯漢高秦始皇之于趙魏亦有之矣夫秦之
問信陵李牧其勢固已如大山壓一卵而當時信使游容

車相錯而無禁高帝之與項籍兩軍相拒不過數十里信使游
容亦不絕而後皆得以行金而為問今魏蜀之使不通而問
譏若戰門誰為之行金兩國之臣非故交誰為之通問且夫
丕嗣也三月而篡漢篡之瑜月而召植而囚之若孤又其大
臣皆曹氏之心腹也夫問必自隙入所謂隙者安在也夫守義
而責其所當得之吳蜀廢義而言其必可乘之間抑何前
後翻覆也吾故曰蘇子者一妄庸人讒語也

各諸葛亮等傳後

孔明与子瑜為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為漢丞相秉
國鈞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而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

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
吳公休獨不終卽世說所載罵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
狗而公休之望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公休亦不分為狗
也在洛下與復侯太初齊名為吏部郎中丞尚昏皆有望
實出鎮春使一方肅戢及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
者且曰為諸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休
而臣也卽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亞也識度故不及
耳元遜事之效孔明孔明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
亦伐魏孔明斬馬謖則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李嚴
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山越之快何下于孟

獲之公而淮南之勝亦有光于祁山之捷最後領兵堅城以疫
退舍雖損失亦不幹谷之敗也其所以人情相徑廷後事遂而
壞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明遂而順元遜而倨
孔明嚴而仁元遜嚴而刻嗚呼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
吳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知之亦能言之
公休之思魏也壽不知之無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
後世亦不知嗚呼壽不唯不知也而列公休于鍾會列元遜于
孫峻孫琳不亦冤哉

尋元遜之初輔政其聲望赫然每出一百姓延頸思見其負
而淮南之役覆魏之全師而取之中原大震其後雖不利

亦不至掩前勝也何三月之間而頓失人心以至覆宗慘
身為世口實乃爾蓋孫峻之徒畏其嚴忌其盛而搆
之少主未必實錄也嗚呼人固不可以成敗論哉元遜
滅于吳而仲弟喬有後于蜀公休滅于魏而少子覲有後
于吳其子復顯于晉思遠于子尚俱殉節而季京仕晉
吳為即天之巧于全賢者後若此

昏馬謖傳後

馬謖之所談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雖太公
孫武之為法孰能過之然張郃一騎將耳以翼德之寡謀
提之而有餘謖用孔明之成師一戰而沮壞不復振者心戰

之論賢德之所傾聽而街亭之所繇敗也孔明未能盡離儒
者是以輕信謖而大用之其後誅謖足也習鑿齒之論孔明
得其誅而不得其所以誅也魏延吳懿可用而不用其不平
矣苟惜謖不誅何以使之服自是而更有失律者何以獨行
法獨行法則衆議紛然而蠅起不行法則軍氣瓦解而不
振謖清談士也寧可以得臣比乎荀林父赦而晉霸得臣誅
而不害楚彊然則楚亦未可非也載考向朗傳隨亮漢中
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七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
然則謖且逃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得之不誅何待

昏陳思王植傳後

陳思王於文帝同母弟也文帝即位之二年即風盜國謁者論
劾其罪召而欲誅之以太后之救而幸免然亦瀕死者數其益
以武帝之世有奪嫡之謀而未遂故也而王仲淹乃曰思王三以
天下讓夫豈其情哉与楊脩善則脩為之擬答与丁儀丁
廙善則儀廙為之請嗣雖有百口無以自解然不方矯情自
飾而植乃任性以行乘車馳道中與伐吳醉不能受命此雖非
臣子之節然觀過知仁亦可以見思王之無意奪嫡之貪
功名者如三子輩成之也仲淹殆得其微矣雖然思王之失
職成之者三子也而啓之者武帝也攷之漢建安十五年司
徒趙溫辟不茂才而坐溫選舉不以實免官十六年始拜

五官中郎將而植已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是時同
母之兄任城尚未侯也二十一年而任城始侯焉鄆陵則思王已
加食邑至萬戶又時時對人稱說其才而欲立之豈所以安
思王哉不特一思王也鄧哀王冲僅十三而欲立之及其亡也
乃謂文帝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噫是何言也厥後
任成以彊勇毒思王削而移徙藩國若傳舍幽憂疎隔七異
囚竄至使文帝後謂臣下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蒼舒在
我亦無天下蒼舒者冲小名也嗚呼孰謂非武帝啓之哉如意
不死呂氏而死漢高攸不斥晉武而斥晉文定陶豫章幸而
免耳然亦危在按魏略又謂太祖疾甚驛召任城至洛而已

殂任城乃謂臨淄侯曰先生召我者欲立汝也臨淄侯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然則斯言也王仲淹之所以稱讓任城之所以毒而思王之所以終免也

讀徐幹中論

徐偉長於七子中不甚錚錚其所著玄猿漏卮扇橘諸賦見推於曹子植者今多不之見而獨中論十一篇即子桓所稱成一家言者東漢之季其文氣最為緩弱不流暢然頗撲而近于理如幹中論是也視字已自近裏法象猶足提身然此二者非孟德之所急考偽一章所條為名之弊凡數總而斥之曰盜夫斥之曰盜誠惡之也然而孟德倡之也孟德倡之而偉長斥之子桓以為稱而不之覺嗚呼其真不之覺邪將不滿于孟德邪

昏陸遜父子及機雲傳後

陸伯言一少年昏生受脈而據諸將之上揮塵揚策破天下之所憚服以為英雄如昭烈者若拉枯朽然後挫北兵奠南服國無凶鏃算不遺筭其孔明之流亞歟而物議稍不及者當由經理內政收採群情有所未足耳孫仲謀能信之于未試之初而疑之于既成之後非伯言之有勤怠也仲謀有勤怠也幼節德不及羊叔子而才微勝之然能使孫皓緩亡者皆其力哉夫以樞之智而不能容伯言以皓之昏

而能容幼節者天也士衡縱橫六寸之管而假七尺之壯軀
叨三世之將名不能逆自韜晦擁旄非分舉宗覆滅不亦
哀哉道家之忌士衡固已知之而又犯之且伯言前後決勝
頗以陰謀而幼節之平西陵坑俛無噍類又寧盡天也士
龍前後為守令皆著循吏聲然以區之小人而欲為顛覆
之木雞矣

各羊祐傳後

史之所以羨羊叔子者至矣其先識不伐則見于曹爽之敗
有功不居則見于國邑之辭日與吳競而敵不恨恩施于敵
而上不疑餉歲積而民不告困歿有遺思而久不至忘夫豈

直古之遺愛已哉至于宏覽淵識冲度和襟郭遐周顏子之自
殆不虛矣雖然吾以為叔子智者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若於仁則吾斯之未敢信何以知其然也夫曰慈曰儉曰不敢
為天亦先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曰功成名遂身退其下之道
夫此數者皆叔子之所饒有也得俘兒而不殺縛敵將而放歸
此非慈乎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不過數人此非儉乎一聞闕府
踰階不居而讓之三光錄此非不敢先乎追斬敵將憐其
死節而厚殯殮之此非哀者勝乎大業垂就而預為容棺
之墟以待非功成名遂身退者乎雖叔子為德于吳厚矣
然未嘗一日而忘滅吳則又老氏之所謂將欲取之必故與

之者也且夫曹爽奪而魏之族也其志猶有魏也司馬氏材而魏之賊也其志已與魏矣叔子魏臣也何以策殺之必敗而遠之策昭之必取而就之陳留王之立也何以不願為侍臣而求外補吏也未幾而何以安為相國從事中郎掌機密也賈充小人也何以出園中而密疏苗之蓋策賈充之必不成出也凡此皆許謂智也夫仁人者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吾何敢信焉雖然自魏晉之際未有如叔子之賢者也以司馬氏腹心叔子最賢而尚無後張華次賢則儻而無後然二子尚猶成其名也裴秀次賢則子顧儻而無後王沈不忠則子浚亦以不忠儻而無後賈充不忠無後而族尽滅何曾稍疎則至孫而滅亦無後嗚呼司馬氏之德若是而能久有晉哉

昏阮籍傳後

吾嘗讀晉書阮籍傳謂其喜怒不形于色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而又云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由是見疾如讎以為立言者之自相牴牾而不知其實實錄也謂藉以酒全其天非也籍乃以巧全其天者也藉故逆知司馬氏之必篡魏而不欲為之臣與荀勗賈充輩同列而自顧其瓌傑之貌宏麗之文磊落不羈之才欲掩之而不可得司馬氏必知之而且欲用之夫司馬氏欲用之而不為之用必死為之用而不預其謀亦必死死則又不足以成名故托而

迹之醉一醉而連綿至六十日彼豈真情也哉凡其臥酒家乞
步兵廚甚至於母死而舉二斗酒食一蒸豚自遠于名教之
外使何曾輩疾而惡諸司馬氏皆以為不死地也曾言而不
用故無他其言用不過嚙徒而已不死也然猶慮司馬氏識
之故其乞相東平草觀受九錫章示若為之用者特不勝
好酒之一念耳使司馬氏狎而愛之愛而舍之以終保牖下
者巧也昔人謂澄公以石虎為海鷗鳥若籍者殆以司馬氏為
海鷗鳥也愁康略知之其而未能究故雖稱土木形骸不事
脩飾而時露其鋒距于土木之表此何時也而其與山濤昏
非薄湯武之放伐鍾會何人也造康而箕踞待之不為礼且

向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夫會之來叩籍以時事也亦其
見康意也籍醉而不能答會亦當恨之特其所以恨籍者淺
而恨康者深也知二子者莫孫登若登故報籍以長嘯而報
康以若辭康下獄而後悔晚矣人不知乃以勸進九錫章短籍
按進章不見籍傳而見文紀末謂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
勲超于桓文然後游滄海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然則風
之讓也非勸進也不然以炎之為督豈不足為呂公王莽者而
至飲一醉六十日而不之許也

昏周顛傳後

周伯仁吾所不解過江以後若使追喪亂之艱難此身之非

有或散髮巖阿或栖遲冗列用拙挫名以酒蔽身可也既居
九洲列參密議而縱飲沈湎狂僻廢禮且夫密疏申救始興
而不言德固若長者夫以元老故交哀呼求救了不之眴而
顧左右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寧能不使之
飲恨橫發邪伯仁□□即始興救之久亦必殺但小緩耳伯仁
死始興不能無罪檢表而泣以情語諸子猶庶幾哉

晉周處傳後

周子隱感奮時譏折節砥礪文武果亮為時所儀抗忤權戚
委命疆圉若無可憾者吾猶謂其為晉而死六陌不若為
吳而死無進督也亡國之戚雖足以杜王渾口而吳魏均滅要
之百步五十步耳宣佩之勳猶不在子隱下而晚節不固獨彥
和首亂而存宣季從亂而旌晉於是乎失刑賞哉議者謂
子隱之子孫多愧其先烈吾獨以為之兆也若筮者皎然為
君且有光焉

古一册之夫大仲字

